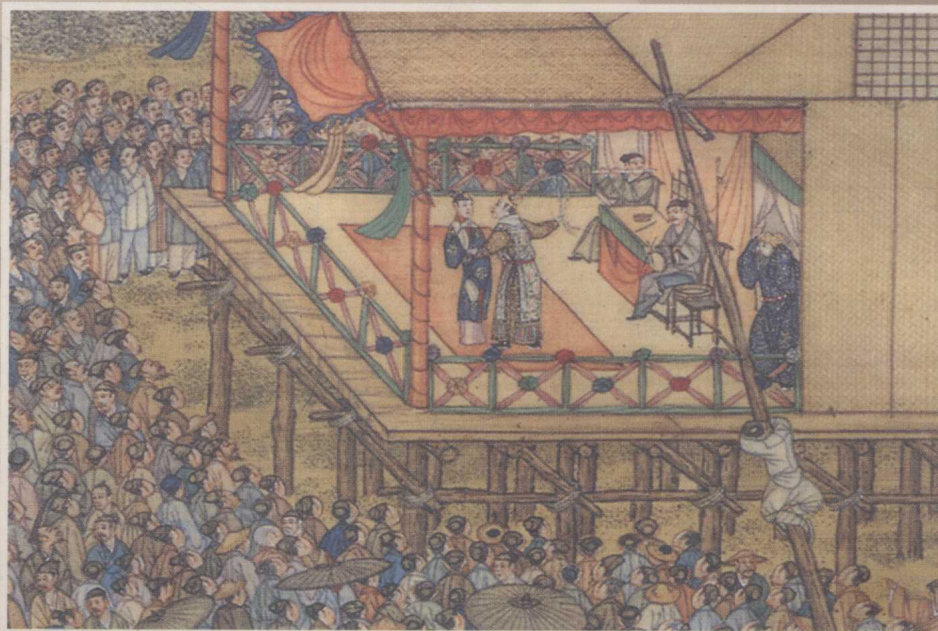


宋史研究叢刊

宋史研究集

第三十一輯

宋史座談會◎主編



蘭臺出版社

宋史研究叢刊

宋史研究集

第三十一輯

蘭臺出版社 出版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宋史研究集．第三十一輯 / 宋史座談會主編
．初版．-- 臺北市：蘭臺，民 91
面；公分．--(宋史研究叢刊)
ISBN 957-9154-79-1(平裝)

1.中國-歷史-宋(960-1279)-論文，講詞等

625.1007

91007570

宋史研究集

第三十一輯

編輯者：宋史座談會

主編者：宋史座談會

發行人：盧瑞琴

出版者：蘭臺出版社

地址：臺北市懷寧街七十四號四樓

電話：二二三三一〇五三五

傳真：二三八二一六二二五

劃撥戶名：蘭臺網路出版商務股份有限公司

劃撥帳號：一八九九五三三五

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陸佰捌拾元整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六一二六七號

ISBN 957-9154-79-1 (平裝)

編輯小言

《宋史研究集》是宋史座談會會員研究宋史所發表的論文，彙編而成的一種集刊，已出版了三十輯。今特賡續先前已有之成規，編輯第三十一輯，交由蘭臺出版公司印行。

本研究集第一輯是在民國四十七年六月編成，交由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出版的，主持人爲方豪、蔣復璁和趙鐵寒三位教授，書前冠一序文，據稱：「我們少數宋史愛好者，希望爲中外研究宋史的學人便利參考，擬將近五十年來有關宋史以及涉及遼、金、元、西夏史的論文，編印專集，絡續出版。」所選編之論文，十之九爲近九年內所發表者。唯第二輯則遲至五十三年始編成出版，因爲舊的學報不易借閱，爲便於教學計，也選編了若干篇以前的論文，由趙教授負責編集成書。以後每一至二年即編印一輯問世，未曾間斷。從第七輯起，改由宋晞教授負責招集編輯，自此始終由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委員會排印發行，至三十輯而止。每輯約收論文十五篇至二十篇，都三十萬至四十萬言。合此三十輯而計之，已達論文五百篇，約一千萬言，早已廣受全世界研究宋史的學者所推重。但以國立

編譯館早已確定在九十年代併入教育研究院，不再編印中華叢書，吾人深感遺憾。然以諸同仁咸認爲《宋史研究集》不能就此停止編印，本小組乃轉向蘭臺出版公司經理盧瑞琴小姐洽商合作，得蒙慨然同意出版，自第三十一輯開始，年出一輯，期於長遠。每輯仍以三十萬至四十萬字爲度，視論文的長短酌計收載篇數。本輯計收論文十篇，皆本會會員近年發表之著作，有關宋代史的八篇，唐宋史的一篇，元代史的一篇。論文涉及人事制度、政治、家族、科舉、經濟、軍事、法律、醫學以及文化，事前特請賜稿諸會員將論文加以增訂，再彙輯成專集，謹在此表達謝意。

本會原則上每學期舉行兩次座談會，至民國九十年十二月，已舉行過一百四十五次。《宋史研究集》編輯小組代表人今已改由王德毅教授擔任，並負責本會會務的推行。本會的能夠長期維持，實爲全體會員的一致貢獻。

宋史座談會《宋史研究集》編輯小組謹啓
民國九十一年（二〇〇二）元月二十五日

宋史研究集

第三十一輯

目 錄

編輯小言	宋史座談會	〇〇一
宋代公教人員退休制度研究（三下）	金中樞	〇〇一
異論相攬——北宋的變法及其紛爭	宋 晞	一二三
宋代的上蔡祖氏及其世系	王德毅	一三七
印刷與考試——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	劉祥光	一五一
宋代太湖平原農業生產問題的再檢討	梁庚堯	二〇一
兩淮山水寨——南宋中央對地方武力的利用與控制	黃寬重	二六一
宋代地方官廨的修建	江天健	三〇九
南宋獄訟判決文書中的「健訟之徒」	劉馨珪	三五七

唐宋食療概念與行爲之傳衍……………陳元朋 四三一

蒙元統治與中國文化發展……………蕭啓慶 五三五

宋代公教人員退休制度研究（三下）

金中樞

此篇係拙著宋代公教人員退休制度研究（三上）之續作，首即「其他幾種退休」，分爲一一及一二（上）、（下）兩章，如布衣、處士以至節操之類。此亦由於趙宋優禮士大夫而然，或謂爲退休之變例。其始於父以子貴而授顯秩或恩補退休，故云「以恩寵」。處士實草澤之徒，自王昭素開「守道不仕」之風，而朝廷賜致仕。劉巽循其例。代淵遂以不仕而致仕云；迄于黃晞，其意尤明；孔旼其例三；陳烈其例四；劉愚仰止范仲淹，更有足多者焉，乃其例五。又如孫守斌以女貴，而獲布衣致仕。布衣李元老，草澤陳廣，亦均循

不仕而致仕」之例。而高頤又以廉潔獲致仕官。他如吳伯以行誼，段元鑑、楊禮以功績，魚崇諒、李寅以歸養，俞汝尚及其孫俟又以祿養，賀恂亦沿祿養之例，逮夫郝戴爲行孝而致仕焉。李僑進以致仕官回授雙親；京（房）侁、史公亮、史天錫繼其緒，能「不謂之節乎」？若乃麻希夢。野史謂爲「奇節」，而以高齡退休；比之龔明之、崔與之二賢，不如遠甚。至於李咸信以關說，周世南以忤上官，乃至蔣時憲以節操，皆其小者也。最後（一三）爲責降退休，自熙甯王端坐臧始。新黨當國之時，「坐元祐黨」。王存首當其衝。史稱：「執政致仕，不爲東宮官自存始；」然猶帶學士之榮銜。次韓維，則落職退休，均州居住。又次文彥博，以貴官絕三省分權，終落節鉞退休矣！稍後有李南公，亦「落職致仕」。然物極必反，即新黨蔡京本人，不惟責降退休，且以譴死；與京同時之宦官童貫亦然；蓋均禍延國家也。南渡之初，楊允亦因貪祿而降官致仕。而余深和薛昂，則京、貫之餘波。李公彥乃因敵至而乞退休，故貶秩三等。嗣沈該「即秦檜之用心」，「責降再致仕」。此史家所以不爲其立傳也。

一一、其他幾種退休（上）

所謂「其他幾種退休」，如布衣固庶人之稱；處士乃「古之所謂：德盛者也，能靜者

也，修正者也，知命者也，箸是者也，」^{（註二）}實亦草澤之徒，率多不仕，隱居以成其志耳；他如以恩寵、以廉潔、以行誼、以功績、以行孝，乃至以高齡、以關說、以忤上官、以節操及以辭官而受職者，皆屬之。趙宋優禮士大夫，故有此等退休。此可謂退休之變例云。長編卷一〇說：

太祖開寶二年（九六九）、春、正月、戊戌，以龍捷軍使石萬德爲右千牛衛將軍致仕。……（頁一）

考宋會要及職官分紀，於右千牛衛將軍之品秩，未曾言及。宋史職官志依傍通考，僅言「諸衛將軍爲從四品」，然觀史志「建隆以後合班之制」，知「左右千牛衛」屬「諸衛上將軍」，若然，又「爲從三品」焉；^{（註三）}則石萬德退休，其進秩之高，自無待於言矣。此引長編同條稱：「萬德，殿前指揮使、都虞侯漢卿之父也。漢卿方有寵，故萬德并授顯秩。」此以子貴而蒙寵以授秩致仕之例也。

又「按紹興府志：徐端臣……蕭山人，……行宣遐邇，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縣，時造其閭，後以子昉貴、恩補登仕郎，轉宣義郎致仕。」^{（註四）}考孝宗淳熙八年（一一八一）、十一月，「新除浙東提舉朱熹入對」，^{（註五）}及其「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」，^{（註六）}知徐氏退休，當在此後不久。史稱：「伯夷、叔齊雖賢，得夫子而名益彰，……閭巷之

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雲之士，惡能施於後世哉！」（註六）豈是之謂乎？然而此以「子貴」而「恩補致仕」者也，此又一例焉。

處士退休，亦始于太祖。長編卷一一云：

太祖開寶三年（九七〇）、春、三月、辛亥，以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致仕。昭素酸棗人，少篤學，有至行，……著易論三十三篇，學者多從之遊。上聞其名。召見便殿，時年已七十餘。上問曰：「何以不仕？致相見之晚。」昭素謝、不能。上令講乾卦，至九五，飛龍在天，則歛容曰：「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」。引援證據，因示風諫微旨。上甚悅，即訪以民事，昭素所言，誠實無隱，上益喜之。又問治世養身之術，昭素曰：「治世莫若愛民，養身莫若寡欲。」上愛其語，嘗書屏几間。留月餘，數請歸，故有是命。年八十九，……卒於家。（頁三一四）

宋會要選舉篇於此作十日，（註七）是月壬寅朔，（陳表）與此說合。其致仕篇作「草澤」，與此謂亦相符。（註八）則宋史全文及畢沅續通鑑均本此說；太平治跡統類、九朝編年備要及宋大事記講義雖未繫日，而所言略同；又宋史及隆平集、東都事略各本傳所言亦略同，他如滙水燕談錄、湘山錄、玉壺清話及皇朝類苑亦均載之，詳簡不同耳。（註九）是宋史本紀同條說，即開寶三年、春、三月、辛亥：「賜處士王昭素國子博士致仕，」（卷

二）是矣。所當說明者，會要選舉篇云：「昭素開封酸棗人，少篤學不仕，有志行，爲鄉里所稱，常聚徒教授以自給，博通九經、老莊，著易論三十三篇」（同註七）亦與此說若合符節。又拙著「王昭素的經學」略說：「宋史王昭素傳云：『昭素著易論三十三篇。按上引諸書均謂他著易論三十三篇，且宋史卷二六三李穆傳亦作三十三篇，顯然宋史自相矛盾，知與宋王闢之及宋元學案補遺同作二十三篇，』均誤。」（註二〇）又「皇朝類苑」據「澠水燕談」作「易論二十三篇」，亦誤。（註二一）「抑王說通五經，與此說亦異。」（同註一〇）又此謂「學者多從之遊」，上引諸書多從其說。會要亦言「昭素常聚徒教授以自給」；（同註七）史傳不惟相同，且稱「參知政事而下，有聞於時者。皆其門人也。」又考長編注云：「按穆開寶五年始召爲太子中允，此時方以洋州通判免官家居，則荐昭素者非穆也。僧文瑩湘山野錄亦言穆薦，又言對太宗，皆誤。又會要選舉十日同條據玉壺清話亦云：李穆嘗師事之，至是穆薦於朝。清話原注又云：「一云薦於太宗……亦均誤。」（同註一〇）史傳爲正史，猶言「穆薦之朝」，誤之益甚！則此謂「上聞其名，召見便殿，」又是矣。再者，此謂「時年已七十餘」，上引諸書亦多載之。且史傳具言「時年七十七，精神不衰。」玉壺清話云：「年七十，顏如渥丹，目若盪漆。」（同註九）澠水燕談錄云：「年八十，貌不衰。」（同註九）隆平集本傳作「年踰八十」。（同註九）會要於選舉篇作「八十餘」；（同註七）於致仕篇則明云：「年踰八十不仕，故有是命。」

（同註八）又朱子語類易乾上云：「太祖一日，問昭素曰：『九五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。常人何可占得此卦？』昭素曰：『何害？若臣等占得，則陛下是飛龍在天；臣等利見大人，是利見陛下也。』此說得最好。」此於古爲『通經致用』，於今可謂開經學當代化的先聲。故呂中云：『古今言易者失之拘，……善言易者莫如昭素。』就是這個意思。呂中又云：『處士非講官也，而得以召見。便殿非經筵也，而得以講易。太祖之好學也如此。』馬端臨也說：『昭素隱居求志，行義甚高，史臣以王烈、管寧比之。』一君一臣，相得益彰。」（註二）是不惟與所謂君臣問答，先後相符；其授以致仕官，亦有以焉。處士退休自王昭素始，其彰彰若是矣。

又宋會要選舉三四及其注云：

真宗大中祥符四年（一〇一一）二月二十日，以河中府草澤劉選爲大理評事致仕，賜綠袍、靴笏、銀帶、束帛。先是帝將幸巡，令州郡搜訪遺逸，本府以李瀆及選名聞，並命召對。瀆不求聞達，以文行著稱鄉里，乃以疾辭，有詔本府存問之。選年七十餘，以經傳講授，躬耕自給，及召見命官，帝又作七言詩賜之。（頁三三，四七九一下。）

長編於此昨「甲子」日，是月乙巳朔，（朔閏表）正二十日也。並云「召草澤李瀆、劉

異，瀆以疾辭，授巽大理評事致仕。」（註二三）宋史全文僅言「召草澤李瀆、劉巽，瀆以疾辭。」（註二四）而畢沅續通鑑乃後起，則一本長編，（註二五）益見其重要性。況聖政錄有云：「真宗祀汾陰，召河中府處士李瀆、劉巽。巽拜大理評事致仕，仍賜緋。瀆以疾辭」（註二六）涑水紀聞亦載之。（註二七）涑水燕談錄亦言：「蒲中李瀆處士，……真宗祀汾陰，詔赴行在，……不起，……真宗製詩以賜之。時有同郡劉巽，治三傳，年老博學，躬耕不仕，以講授爲業，真宗亦以一絕賜之。」（註二八）彼雖不言致仕，而其意在焉。且諸書所言，在與此說相應。則此謂「劉選」，其「選」字顯然爲「巽」字形近之誤。如上所云，「處士實亦草澤之徒」，此又其一證。則「劉巽授大理評事致仕」，循王昭素之例也。若乃此謂「李瀆不求聞達，乃以疾辭」，當入拙著舉遺逸制度，再詳及之。

抑王劉兩「處士」，既同稱「草澤」，而前者猶開守道不仕之風，積之既久，而有以不仕而致仕者焉。長編卷一七二云：

仁宗皇祐四年（一〇五二）、五月、丙午，太常丞致仕代淵爲詞都員外郎。淵導江人，性簡潔，事親以孝聞，嘗舉進士甲科，得清水主簿，歎曰：「祿不及親何所爲？」即還家教授，坐席常滿。王拱辰安撫兩川，遺書欲起之，託疾不往見。楊日嚴知益州，又薦之，遂致仕；謝絕諸生，著周易旨要，老佛雜說十篇；於是翰林學士田

況上其書，詔優加兩官。……（頁一三）

太平治跡統類依傍此說，所言同。（註二九）宋會要「選舉」篇與「崇儒」篇同作二日，是月乙巳朔，（朔閏表）正「丙午」日也。且後者明言：「以太常丞致仕代淵爲祠部員外郎致仕」。（註三〇）墓誌銘云：「淵字蘊之，代其氏也，本雁門貴姓，唐僖宗奔蜀，客導江，……逐爲導江人；」（註三一）與此說合，「代州、……雁門郡，」（註三二）故宋史代淵傳謂其「本代州人」。（卷四五八）又上引會要「選舉」篇及隆平集、東都事略兩本傳均謂「淵字仲顏，永康軍人，」（註三三）蓋宋以「導江」隸「永康軍」也。（註三四）又墓誌銘略云：「淵生知好學，性順祥，事親孝，稍長，從李旼受經、張逵爲文；年四十，未肯仕，鄉人更往勸；天聖初，就進士、試禮部，名在第一甲，調清水主簿，歎曰：「祿不及親，吾何賴？」即還家教授，坐席常滿。得其道者爲聞儒顯人，于是蘊之名益彰。」（註三五）隆平集本傳亦謂淵「退居青城山，二十餘年，以著書自適，仕進非所樂也。慶曆初，知制誥王拱辰、安撫西川，遺書欲起之，託疾不往見。」（註三六）史傳且稱：「知益州楊日嚴又荐之，遂以太子中允致仕，」「累遷太常丞」。（註三七）則此謂益得其證焉。至是，前知益州田況還朝，上其所著周易指要二十卷。此上引會要兩見之，（同註二〇）隆平集亦收其說，宋元學案補遺轉載之。（同註二五）宋史藝文志僅著錄：「代淵周易指要二十卷」，（註三八）

經義考亦收之。（註五）墓誌銘且謂淵「深探易性命之理，作書二十篇，細復而推原之，易家取爲雋腴。」（同註二一）則此謂「著周易旨要、老佛雜說十篇」，宋史本傳作「數十篇」，學案補遺亦存其說，均值商榷。又此謂「詔優加兩官」，按「文臣京官至三師叙遷之制」：太常丞轉太常博士，再轉後行員外郎；（註三〇）謂「祠部員外郎致仕」，正是矣。雖然，「淵晚年，日菜食、巾褐山水間，自號虛一子，長吏歲時致問，澹然與對，略不及私。」（註三一）「故昧者不得親，賢者不得疏，久乃見其所合云。」（同註二一）其以不仕而致仕，良有以焉。此其例一。

又宋會要選舉三四舉遺逸及其注云：

嘉祐元年（一〇五六）十一月十五日，以建州草澤黃晞爲太學助教，致仕。晞字景微，建安人，少通經，尤深易學；德性淳樸，服用質儉，寓居京師，學者多從之；聚書萬餘卷，討論讎校，寢食不輟；所著有聲隅子、揚庭論，門弟子號曰聲隅先生；慶歷中，石介在太學，遣諸生以禮聘召之，不至。前後荐者，自宰臣韓琦而下三十餘人，至是，端明殿學士李淑上言：「晞、瞻學敏文，識亦優博，晦名安道，篤行有守，恬約弗耀，見稱時流，甚齒淹卹，宜被甄獎，有臣僚論荐，欲望檢會，召補學官，庶令訓導諸生，敦勸浮俗：」乃有是命。明年，以疾而卒。（頁四七九三—四七

九四

按嘉祐元年十一月己卯朔，（朔閏表）故長編作「癸巳」日，所言致仕同，即「草澤黃晞爲太學助教、致仕。」（卷一八四）今考正之：先就其身世言，長編、涇水燕談錄、（註三）玉海（註三三）及宋史本傳（見卷四三八）、以及宋史質本宋史、（註三四）畢鑑本長編、（註三五）皇朝類苑本燕談錄，（註三六）均同此作建安人；而涇水紀聞、（註三七）職官分紀、（註三八）郡齋讀書志（註三九）及皇朝類苑本玉壺清話，（註四〇）又均作「閩人」。故當時蘇頌撰楊子寺聲隅先生祠堂記說：「先生建安黃氏，……以有道稱於閩中。」（註四二）況福州縣十二，閩其首縣也；建寧府本建州建安郡，建安其首縣也；先後同爲福建路之首兩州、或府焉。（註四三）則書錄解題、（註四四）黃氏日鈔（註四五）及通考本晁氏、（註四六）諸子辨本黃氏，（註四七）均作「蜀人」，故王梓材又謂其「似非建安人」，（註四八）若非又以有道稱於蜀中，則均非矣。又此說謂其「寓居京師」，除史傳外，諸書幾相一致。涇水記聞並謂其「家貧，謁索以爲生，衣不蔽體；」玉壺清話亦謂其「履裂帽破，馳走無倦；」涇水燕談錄則謂其「貧有守，……而貌寢氣寒，不自修飾；」王令上聲隅先生詩云：「夫子儒門傑，心誠行亦醇，……窮途千古淚，白髮四方塵；」（註四九）與此謂「德性淳樸，服用質儉；」及李淑言其「晦名安道，篤行有守，」（引文）大略相符。再就其爲學言，拙著宋代學術思想研究所撰黃